

生如夏花

■ 杨美菊

骄阳似火，火红的石榴花分外娇艳。苏轼所写的“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大概是仲夏时节最迷人的景色了。

石榴花，在农家小院内，于浓密碧绿的叶子之间，就像一团团纸包不住的火，“噗哧噗哧”地绽放了，燃起了一片一片的火红。一朵朵灯笼似的红彤彤的花，点缀在绿叶中，花瓣嫩嫩的，如丝绸般细腻光滑。夏日的石榴花真是一个精灵，万绿从中点点红，沉闷的空气也骤然灵动起来。石榴花开，繁茂烂漫，这如火般燃烧的花，使人的心情也异常愉悦。

走在街上，街道两旁、公园内，凤凰树枝头，一片片、一抹抹热烈灿烂、充满活力的橙色，让行人驻足痴望，装饰着行人的梦乡。看到凤凰花，情不自禁想起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经典名句：“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一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下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

一阵阵风吹来，凤凰花像一只只轻盈的红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悠然飘落，哗然一阵，于是地面有了一片厚厚的红，像铺上了一条长长的鲜红的地毯，红得通透，红得艳丽，红得深沉，红得热烈！“凤凰花落凤凰魂，飘落在地红如故。”满地的落红，令人为之动容、为之感怀，它那曾经的涅槃重生，在枝头绚烂至极，如今别离枝头，依旧如火焰般耀眼夺目，虽惊鸿一现，却已深入人心，让人念念不忘。

路边花坛里，各色月季，开了一茬又一茬，擎着一树树五彩斑斓的火把，在六月的时光中静默地开放着，在六月的骄阳下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夏日里开得最热闹的要数三角梅，爬满了花架、翻出了院墙，随处可见她倩丽的身影，绿叶和枝干已被灼

烂浩大的花朵，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见其踪影。三片玫红色的苞片包裹着淡黄色、呈漏斗状的小花，花被外翻，花柱细长，里面躲藏着雄蕊和雌蕊。此情此景，不禁想起泰戈尔在《生如夏花》中所写的诗句：“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是啊，既然来世间一趟。不枉此行，便要勇往直前，披荆斩棘，不畏艰难险阻，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罗兰曾在散文《夏天组曲》中写道：“夏天的花和春花不同，夏天的花有浓烈的生命之力。如果说，春花开放是因为风的温慰，那么夏天的花就是由于太阳的激发了。”

夏花具有绚丽繁荣的生命，它们在阳光最饱满的季节绽放。最炽热奔放的阳光，最酷热难耐的天气，孕育出了最绚丽夺目的花朵。她们如奔驰、跳跃、飞翔着的生命的精灵，以此来诠释生命的辉煌灿烂。

时光，顺流而下；人生，逆流而上。不管过去的岁月里，你曾经历了什么，请记得千万不要回头，不要总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生活总要去往前过，日子总要继续向前走。

伫立在六月的阳光里，置身田野，放眼望去，目之所及，绿波荡漾。漫步在六月的房前屋后、街头巷尾，映入眼帘的，尽是那一抹抹五彩斑斓的夏花。

阳光正好，风景正浓，让我们与夏天漂亮地告别，与当下热情地拥抱，与未来满怀期许地来个美好约定！

努力做自己，努力做好该努力的事，相信之前种下的种子，经过汗水的辛勤浇灌，会结下满枝的累累果实。我们努力耕耘，静待花开，尽享硕果。在时光悠悠中，愿我们生如夏花，努力绽放生命之花的绚烂，不负流年，不负自己。



古宅紫薇

陆向荣摄



第十六章 麻风博物馆，尘封的记忆

李桂科说：“山石屏是全国麻风防治成就的缩影，博物馆建成是对麻风历史的永久性承载。每一个麻风康复者都有故事，我想把这些故事在博物馆里展示出来，让博物馆讲给大家听。”

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或许是中国第一个以麻风为主题的博物馆。

走进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似乎就走进了尘封的历史。

地球上肆无忌惮几千年的麻风病，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终于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于八十年代引进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化疗方案，李恒英教授到洱源调研后也推行了联合化疗，并于1990年彻底控制了麻风病，麻风患病率从最高年的27.3/万降至0.067/万。

李桂科于2017年退休之后，没有回家过含饴弄孙的悠闲日子，而是选择了留在山石屏，照顾村里的麻风康复者，为山石屏建设生态旅游村，建设麻风历史博物馆。李桂科说，建个麻风历史博物馆，是他多年的夙愿，将数十年的麻风防治历程和麻风患者的生活状况在博物馆“回放”，让山石屏永铭这段历史，让后来人明白人类战胜麻风病的历程。

退休之前，李桂科还要抽空到县疾控中心打理各种事务。退休后，他每个月至少有二十天待在山石屏。

2019年7月27日，是农历六月二十五，传统的白族火把节。李桂科选了这个红红火火的日子为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揭牌，是图个热闹。麻风历史博物馆是历史的见证，但显得有些伤感。夜晚，高耸的火把在黑惠江峡谷里燃烧，人们在火把树下载歌载舞，以此庆祝博物馆开馆，也用火把节的欢乐喜庆

气氛冲淡那段沉痛的记忆。

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以原生态的形式展示了“山石屏麻风疗养院”六十多年来的变迁，浓缩了新中国七十年来在麻风防治领域取得的成果。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刘玉文说，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以最朴实生动的形式展现了跨越六十多年的麻风村史，是中国麻风防治的缩影，将成为人们了解麻风历史、科普麻风知识的窗口和阵地。

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分为四个展区。一展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以实体形式展示当时麻风疗养院的真实生活状况。二展区是一栋原貌复建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麻风患者居住的垛木房，六个房间里原景重现当时麻风病人的生活场景，包括衣食住行、开荒种地、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三展区是原状修复的医务室，以图文形式展示了山石屏村六十多年来的变迁，中国麻风治疗和康复的历程，还有部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四展区是山石屏疗养院小学的教室，当年的桌椅板凳、黑板、教材，还有墙上悬挂的爱心组织捐资助学的展板。

当然，这是一期工程实施的状况，2022年，李桂科又开始推进二期工程。李桂科说：“山石屏是全国麻风防治成就的缩影，博物馆建成是对麻风历史的永久性承载。每一个麻风康复者都有故事，我想把这些故事在博物馆里展示出来，让博物馆讲给大家听。”

李桂科医生带我到博物馆内，给我耐心讲解每个物件的由来。我知道他已经数十次给视察的领导干部和来访的游客讲述过，但面对我，他仍然费时费力从头讲述。从麻风患者最初的居住条件、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到医务室的各项设施和技术应用，麻风防治走过的数十年艰苦历程，山石屏办学

的艰难，麻风康复者发展种养殖业的资料，讲得具体生动，资料收集齐整。确如李桂科所言，是全国麻风防治的缩影。

麻风患者的生活场景，令人感叹唏嘘。在洱源县炼铁、乔后、西山几个乡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垛木房存留。我幼年时跟随祖父到彝族聚居区牛桂丹做客，那里的民居仍以垛木房为主。垛木房并不暖和，冬天四壁漏风，夏天热气蒸腾。

在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垛木房区，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妇女穿的青色“长衣”，这是洱源县三营、茈碧、凤羽、炼铁一带妇女的服饰，汉族和少数民族没有明显区别。妇女上着长衣、下着长裤，前面系上围裙，便于劳作。这件围裙的主人应当是个麻风康复者，她是谁，还活着吗？她住在山石屏，还是回到老家的村庄？或许，她已长眠地下。这件“长衣”，贴在垛木房的墙上，注视着每个来访的人。

垛木房里，麻风病人自己打制的家具，虽粗陋，却实用。在那个年代，山石屏与外界阻隔，即便渡过黑惠江到炼铁街、长邑街，也买不到家具。物资匮乏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人们不愿把物品卖给麻风病人。山石屏疗养院的前身在乔后镇源安邑村委会段家村，准备扩建时，遭到当地群众强烈抵触，才把疗养院搬迁至远离村庄的山石屏。

在洱源民间，习惯请当地的匠人到家中打家具、制作生产用具，这样，除供给三餐，提供住宿费，工钱可以少些。可是，请匠人到疗养院打家具也不行，听说是到麻风院做活，出多高的工价，他们也不肯来。这样，山石屏麻风院便逼出了“能工巧匠”。装粮食的储粮柜、装衣服の木箱、杂柜、餐桌、靠椅、洗脸架、木瓢、木脸盆、水桶、水桶等，那些木盆制作粗糙，像原始部落时期的手工制品。我还看到麻风患者自己制作的木甑子，上面盖着他们自己编的草锅盖。这些木制家具全是麻风病人自己打制的，其中有条小靠椅上还刻上了“春花可爱”几个字，想见这位匠人在制作这把小靠椅时，倾注了爱。“春花”是谁？是他的女儿，还是他的恋人，或许是满山满坡的野花，都有可能。李桂科特意把这把椅子举高让我看，字迹清晰，结体纵逸，确实是在心情愉悦的状况下刻的。

连载 91

夏日苍山别样凉

■ 乌兰

夏天若要寻一处清凉之地，非云南莫属；云南若寻一处清凉之地，非大理莫属；大理若寻一处清凉之地，非苍山莫属。

苍山不墨千秋画，夏日的苍山，便是这幅画卷里最动人的篇章。“苍”本意是深青、黛绿，苍山，即是一座被苍翠林木层层覆裹的山岭。这里四时常青，唯独夏日的绿最是别具风韵，独树一帜。深深绿、浅浅绿、鹅黄绿，高处的绿、低谷的绿，远山的绿、近树的绿，似一块硕大绿色翡翠，静静横亘在西南大地。绿色天生自带清凉，仿佛天生携带着降温的力量，拥有一座青山，实在是大理人的福分。

我偏爱攀登大理市区旁将军洞这一段苍山。这条山道成熟安全，坡度缓缓抬升，不必耗费过多气力，便能将城区的万般景致一揽眼底。一踏入山林，满目苍翠扑面而来，瞬间将人紧紧拥

抱。盛夏酷暑，浓稠的绿荫间四处流淌着凉意，漫山清风，向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慷慨馈赠。一排排松树挺拔而立，清俊昂扬，如同列阵的战士，纵使烈日当空，依旧风骨不改。林间弥漫着淡淡松香，香气里也裹挟着山野的清凉。只要深深吸上几口气，人就会浑身为一振，仿佛身心都得到一场新生。

脚下铺满松软的松针，踩上去，是被山风温柔包裹的美妙感。走得累了，便就地坐下，看精灵一般的小松鼠在枝丫间轻快跳跃，想来它们也在追逐这满山的绿意与清凉。拾级缓缓向上，山林浓荫蔽日，全然感受不到盛夏的燥热。偶有山风裹挟松香拂过，我索性闭上双眼，让山林为身心做一场自在的沐浴。身体与心绪，都在苍山的凉意里慢慢归于安宁。

耳畔时时萦绕鸟鸣，婉转悠扬，清亮畅快。不由得想起王维那句“鸟鸣

山更幽”。倘若王维至此，大抵也会沉醉山水，乐而忘归。青松相伴，鸟语随行，脚步悠悠向着山顶瀑布前行。立于高处远眺，洱海变得小巧玲珑，下关城区也缩成一幅简淡剪影，一阵山风骤然掠过，将我的神思拉回现实，风里满是山野平和温润的气息。

终于抵达飞瀑之处，水声轰鸣如雷，尽显磅礴气势，水流似牛奶一般温润莹白。瀑布像一条洁白的哈达自云天垂落，细碎水珠如云雾四下飞溅，落在脸颊、睫毛、手臂之上。氤氲水汽弥漫开，整座山林愈发幽润清凉，快意，难以言表。

山生凉，瀑生凉，松生凉，浓荫生凉，清泉亦生凉。置身苍山，人通体清宁，连思绪也变得澄澈通透。这般沁人心脾的苍山夏日清凉，谁又能忍心拒绝呢？实在是夏日难得的避暑佳境。只要你来，便能携一抹清凉归去。

写给六月 | 字加华

时光匆匆
漫过五月的迷茫
六月 擎一束骄阳奔跑
荷香四溢
青蛙耐不住寂寞
跳上碧绿的舞台高歌
蝶舞蜂飞
田园唱响交响乐
烟雨江南 如诗似画
远处山头的薄雾
弥漫起故乡夏日的盛情
有风轻吹 捎来一袭烟雨
山居人家便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此时 我是一个自由的行者
任风吹 凭雨淋
只与诗歌相伴
酿一壶最醇厚的酒
珍存在记忆里

山野 | 赵树军

月亮翻阅云层
云层簇拥月亮
相依相守

篱棚旁的黄牛咀嚼声声
蚱蚱唧唧低鸣
犬吠连绵不断
落枕在云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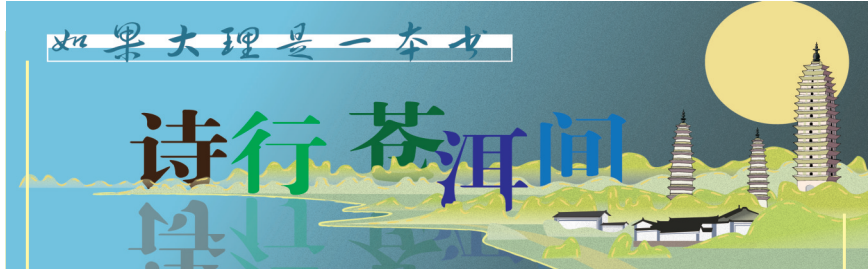
篱笆围地的羊群
啃食了草木
嚼碎了月影
山野不再寂寞
牧羊人望向月亮
群山沉入梦乡

初秋的故乡 | 杨春明

八月的故乡
开闾的田野碧绿苍翠连绵
还透着薄薄的黄
那是初秋的颜色
淡淡的稻香已依稀可辨
谷穗正扬花灌浆
以冲刺的速度成长
赶在中秋时分变得低沉饱满
这充满希望的田野
曾养育了我的祖辈乡亲
还有我的童年

站在稻浪起伏的旷野
曾经熟悉的村庄有几分陌生
只有远处的山峦依旧青绿
八月的滇西高原
阳光炙热滚烫
玉米已接近成熟
红色的须髯分外浓密
预示着不可抑制的丰满与成熟

独自站在故乡的田野
仿佛回到了若干年前的时光
只是再见不到童年追逐的蛱蝶
和一起捉鱼的伙伴
只是再见不到老屋升起的炊烟
和母亲喊我乳名的黄昏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偉

西洱河弓鱼

■ 师范(清)

洱乃鱼所国，弓鱼实称首。
弓公或异书，未知义何取。
但期饱佳味，字形不暇究。
嫩腹合琼膏，圆脊媚清酒。
多恐琴与镜，悠悠非其偶。
即较赤公鯉，精峭能悦口。
天生此无物，易我持螯手。
记向宁湖边，扁舟载宾友。
举网得银鳞，酣歌振疏柳。

——《大理历代诗词选》

“洱乃鱼所国”，短短五字凝练洱海天泽灵秀，道尽其得天独厚的水生资源。据相关资料记载，洱海鱼类种类最早记录于1911年，彼时为11种，历经岁月的更迭，如今洱海鱼类种类约30种。诗中称洱海为鱼类的王国，尽显的是大理的骄傲。

自古苍山洱海风光惊艳，万顷湖水衔苍山群峰揽四时风月，引无数文人墨客提笔抒怀。“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洱波三万顷，轻舟泛长风”，杨升庵、李元阳的诗句描摹出的是洱海最动人模样。日暮，晚风拂皱万顷碧波，渔舟轻泛湖面，荡碎一湖星辰。渔火点点，星灯映水、水月相融。时光里，文人墨客驻足洱海湖畔，揽湖山月色，观渔火千帆，留下绝美诗篇文章。即使今天，这份风月，依旧是四方游人心之所系、奔赴大理的诗意归途。

在洱海鱼类中，弓鱼始终是独一份的绝色与风味，是刻在大理文脉与烟火里的珍馐。历代诗文皆盛赞其鲜美，“嫩腹合琼膏，圆脊媚清酒”，寥寥诗句，便将弓鱼肉质细嫩、鲜醇回甘的滋味体现得淋漓尽致。诸多古籍亦有详实记载，《邓川州志》记载：大理“惟工鱼为多，其色如银，狭长如鲈，无鳞少骨，味鲜美，产洱海中”。《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中也记述：弓鱼“出洱海，如鳗而鳞细，长不盈尺。”明代才子杨升庵遍历滇山滇水，独独将弓鱼冠以“鱼魁”之名，足见其不凡。而世代栖居洱海畔的大理百姓，更亲昵地唤它为“洱海花”，将一湖水温柔，尽数赠予它。

最动人的，莫过于“弓鱼奔月”传说。相传每逢春日月圆之夜，万顷洱海澄澈如镜，成群弓鱼竞相跃出碧波，身躯弯折成精巧弓形，更有鱼群口尾相衔，连绵成片，宛若万箭逐光，奔赴皓月。水光月色与银鳞交辉，造就了苍洱浪漫盛景。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水环境变化与生态变迁影响，弓鱼数量锐减，一度濒临绝迹。这份独属于洱海的鲜甜，渐渐封存于老大理人的味蕾记忆之中，化作一缕绵长的乡愁。近年来，有科研团队深耕攻关，攻克了弓鱼池塘驯化、人工繁殖、鱼卵孵化等核心技术，使绝迹的弓鱼得以人工繁育。加上洱海生态保护治理持续推进，洱海水质总体稳定向好，相信这样的画面一定会实现，洱海里，弓鱼逐水而游，人们“扁舟载宾友，举网得银鳞，酣歌振疏柳。”

(杨磊)